

汪省之先生

汪機。字省之。祁門人。幼嘗爲邑諸生。母病嘔。遂究心醫學。凡岐黃倉扁諸遺旨。靡不探其肯綮。殊證奇疾。發無不中。名高難致。病者有聆謦欬。頓喜遂瘳。所全活甚衆。機門人陳楠。字惟宜。取機諸弟子所記機治療效驗。裒爲一集。名石山醫案。凡三卷。機所著有醫學原理。本草會編。素問抄。脈訣刊訣。外科理例。痘治理辨。鍼灸問對。傷寒選錄。運氣易覽等書。又機所校推求師意一書。實由戴原禮以溯震亨。故其持論。多主丹溪之法。然王綸明醫雜著。株守丹溪。至於過用寒苦。機復爲論以辨之。則機亦因證處方。非拘泥一格者矣。其隨試輒效。固由也。

汪石山醫案目錄

瘟疫	一	腹瀉	三	暑	一	背痛	三	火	三	脅痛	三	消渴	五	膝痛	三	泄瀉	五	耳	三	瘡疾	六	目疾	三	痢疾	九	痿	三	疝	一〇	癩	三	氣衝	二	顛狂	六	血證	三	便秘	元	衄血	五	遺精	二七	諸蟲	三〇	使秘	元	喘	二〇	不寢	二四	腫脹	二三	疳	二五	噎膈	二六	喘	二〇	咳嗽	二七	諸蟲	三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汪石山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 震東扶評注

瘟疫

一少年房勞後忽洒洒惡寒自汗發熱頭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強嘔吐眼胞青色醫投補中益氣午後譫語惡熱小便長初日脈皆細弱而數次日脈浮弦而數醫以手按臍下痛議欲下之汪曰此疫也疫兼兩感內傷重外感輕耳臍下痛者腎水虧也若用利藥是殺之也茲宜合補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氣湯去蒼朮澤瀉五味加生地黃芩石膏服十餘貼而安

震按房勞後患疫喻氏所謂太陽少陰兩感也汪公則以內傷外感爲兩感義殊不同補中益氣清暑益氣藥頗相同而一則變劇一則取效者妙在加減諸味也

暑證

一兒年十餘歲。色白神怯。七月間發熱連日。父令就學。內外俱勞。循至熱熾。頭痛吐瀉。食少。其父知醫。乃進理中湯。吐瀉少止。漸次眼合。咽啞不言。昏昧不省人事。粥飲有礙。手常搥住陰囊。爲灸百會尾骶。不應。其父來問。汪曰。兒本氣怯。又兼暑月過勞。經云勞則氣耗。又云勞倦傷脾。雖在暑月。乃內傷證耳。身熱者。經云陽氣者。煩勞則張。蓋爲氣本陽。和勞則陽和之。氣變爲邪熱矣。頭痛者。經云諸陽皆會於頭。今陽氣亢極。則邪熱薰蒸於頭。而作痛也。吐瀉者。脾胃之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也。目閉者。蓋諸脈皆屬於目。而眼眶又脾所主。脾傷不能榮養諸脈。故眼閉而不開也。咽啞者。蓋脾之絡連舌本。散舌下。脾傷則絡失養。故不能言也。經云脾胃者。水穀之海。五臟皆稟氣於脾。脾虛則五臟皆失所養。故肺之咽啞。爲之不利。而食難嚥。心之神明。爲之昏瞶。而不知人。常欲手搥陰囊者。蓋無病之人。陰升陽降。一有所傷。則升者降。降者升。經云陰陽反作。是也。是以陰升者反降。從其類而入厥陰之囊。陰

多陽少。故手欲搥之也。此皆脾胃之病。經謂土極似木。亢則害。承乃制也。證似風木。乃虛象耳。不治脾胃之虛。而治肝木之風。欲求活難矣。且用參芪二錢。附子一錢。灌半盃。病無進退。連服三日。神稍清。目稍開。如有生意。食仍難嚥。汪診之。脈皆浮緩。不及四至。汪曰。藥病相宜。可去附子。再服。漸漸稍甦。初醫或作風熱。而用荊防芩連之類。或作驚證。而用牛黃硃砂之類。此皆損胃之物。豈可輕投。兒今得生幸耳。實賴其父之知醫也。

震按。發熱連日。仍令就學。似乎不避風暑。再感外邪。以致熱熾。頭痛吐瀉。及進理中湯吐瀉少止。漸次眼合。咽啞。昏昧不言。人必認爲受邪既重。誤用溫補。邪陷難解。則用荊防芩連。及至實丹。牛黃丸。皆意中事也。用之而死。仍歸咎於理中。冤枉誰辨。石山獨從平素之色白神怯。病中之內外俱勞起見。作內傷虛證治。其議論皆有精義。至陽和之氣變爲邪熱。及陰陽反作等訓。學者書諸紳可也。

火

一人年踰三十。神色怯弱。七月患熱淋。諸藥不效。至十一月行房方愈。

正月復作，亦行房而愈。三月傷寒，咳嗽有痰，兼事煩惱，延至十月少愈，後復作。服蘆吸散而愈，但身熱不解，因服小便，腹內膨脹，小腹作痛，後又因晚臥，左脅有氣觸上，痛不能睡，飲食減半，四肢無力，食則腹脹痛或瀉，兼胸膈飽悶，口舌乾燥，夜臥盜汗，從腰已下常冷，久坐腰痛脚軟，手心常熱，診左手心脈浮數而滑，腎肝二脈沉弱頗緩，右手肺脈虛浮而駛，脾脈偏弦而駛，命門散弱而駛。次日再診，心肝二脈細軟，稍不見駛矣。腎脈過於弱，肺脈浮軟，亦不見駛。脾脈頗軟，命門過浮，略堅。汪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出焉，淋者，由氣餒不能運化，故津液鬱結爲熱，而然也。房後而愈者，鬱結流利而熱自解矣。三月天日和煦，何得傷寒？多由肺氣不足，莫能護衛皮毛，故爲風邪所襲。鬱熱而動其肺，以致痰嗽也。得蘆吸散而愈者，以辛溫豁散痰與熱也。嗽止身熱不退者，由嗽久肺虛，虛則脾弱，脾肺之氣不能榮養皮毛，故熱作也。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又曰：脾胃喜溫而惡寒。今服小便之寒涼，寧不愈傷其

脾肺耶。是以腹脹作痛。脅氣觸上。或瀉或汗。種種諸病。皆由損其脾肺也。時或變易不常者。亦由氣血兩虛。虛而爲盈。難乎有常矣。遂用參芪各二錢。茯苓白朮一錢。歸身牛膝七分。厚朴陳皮木香甘草各五分。薄荷三分。煎服二十餘貼。諸證悉退。後因梳頭勞倦。諸證復作。汪診脈與前頗同。但不數不駛耳。仍用參芪各三錢。麥冬歸身厚朴枳實甘草等劑。愈。

消渴

一婦年逾三十。常患消渴。善飢。脚弱。冬亦不寒。小便白濁。浮於上者如油。脈皆細弱而緩。右脈尤弱。曰此脾痺也。宜用甘溫助脾。甘寒潤燥。以參芪各錢半。麥冬白朮各一錢。白芍花粉各八分。黃柏知母各七分。煎服病除。

泄瀉

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分死矣。汪診脈八至。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用人參白虎湯進一盃。稍安。後

減去知母石膏。加人參至四五錢。以黃柏陳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平復。

一人於幼時誤服毒藥泄痢復傷食大瀉不止後雖能食不作肌膚每至六七月遇服毒之時痛瀉復作善飢多食胸膈似冷夜間發熱嗜臥懶語聞淫慾言陽舉心動驚悸盜汗喉中有痰小便不利大便或結或溏過食則嘔吐泄瀉脈皆濡弱而緩右脈略大猶覺弱也次日左脈三五不調或二三至緩三五至駛右脈如舊緩弱其左脈不調者必動欲以搖精也其右脈緩弱者由於毒藥損其脾也理宜固腎養脾遂以參朮茯苓藥黃芪麥冬各一錢歸身澤瀉各七分知柏山查各六分煎服而安。

震按此條脈甚奇論脈亦奇可以廣學者之見。

瘧疾

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寒少熱多自汗體倦頭痛胸

痞略欬而渴、惡食、大便或祕或溏、發於寅申己亥夜。醫欲從丹溪用血藥引出陽分治之。汪診其脈濡弱、近駛稍弦。曰：觀色察脈、乃屬氣血兩虛。瘧已深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淹延歲月、恐久瘧成勞也。蓋嗽渴固宜養陰、自汗惡食胸痞、豈血藥所能獨理。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黃柏、枳實、神麴、麥冬。倍用參芪、朮煎服。三十餘貼。諸證稍除。瘧又未止。乃語之曰：今當冬氣沉潛。瘧氣亦因之以沉潛。難使浮達。况冬月汗孔宜乎閉固。而瘧則必須汗解。當此蟄藏之令、安得違天時以汗之乎。且以參朮枳實、陳皮歸身、黃苓丸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瘧當隨春氣而發泄矣。果如期而安。

震按：冬藏難使浮達、亦備啓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藥、誠爲高見。然補中益氣之升柴、已與嗽渴自汗不相宜。更加川芎何謂。

一人年三十、六月因勞取涼夢遺。遂覺惡寒、連日慘慘不爽。三日後、頭

痛躁悶。家人診之。驚曰。脈絕矣。議作陰證。欲進附子湯。未決。請汪治。汪曰。陰證。無頭。痛。今病如是。恐風暑乘虛入於陰分。故脈伏耳。非絕也。若進附子湯。誤則莫解。姑待以觀其變。然後議藥。次日未末申初。果病寒少。熱多。頭痛躁渴。痞悶。嘔食自汗。大便或瀉或結。脈皆濡小而駛。脾部兼弦。此非尋常祛瘧燥烈之劑所能治。遂用清暑益氣湯。去蒼朮升麻。加柴胡。知母。厚朴。川芎。以人參加作二錢。黃芪錢半。白朮當歸各一錢。煎服二十餘貼而愈。

震按。脈證有可疑處。猛浪投以重藥。脫有所誤。噫。臍何及。姑待以觀其變。真老醫之老到處也。

一人。年二十餘。八月。因勞病瘧。汪診之。脈數。皆六至而無力。曰。古人云。形瘦色黑者。氣實血虛也。間日發于午後。亦血分之病也。以色脈論之。當從血治。但今汗多。乃陽虛表失所衛。消穀善飢。乃胃虛火乘其土。俱爲氣虛之證。仲景法有憑證不憑脈者。茲當憑證作氣虛治。以參芪各三錢。白朮白芍麥冬各一錢。歸身生地甘草各七分。知母陳皮各五分。煎服二十餘貼而安。

震按、石山治瘧案二十二條。所載脈象。或曰浮濡無力。或曰浮而欲絕。或曰濡小而緩。或曰浮大而濡。或曰濡弱近駛稍弦。或曰數而無力。是分明參芪朮草之病。無甚疑難。少分寒熱自易取效。故僅錄三條。餘可類推矣。

痢疾

予兄年逾六十。色蒼素健。九月患滯下。予適出外。自用利藥三貼。痰減。延至十月。後重未除。滯下未止。診之。脈皆濡散。頗緩。初用人參二錢。歸芍黃芩升麻桃仁各一錢。枳榔五分。煎服。後重已除。再減桃仁枳榔。加白朮一錢五分。滯下亦定。惟糞門深入寸許。近後尾閭穴傍。內生一核如梅。頗覺脹痛不爽。予曰。此因努責氣血下滯於此。耐煩數日。膿潰自安。果如所言。後服槐角丸。痔痛如故。仍用人參三錢。歸芪升麻等劑而愈。

一婦年逾五十。病痢半載餘。醫用四物涼血之劑。及香連丸。愈增。脘腹疼痛甚裏急後重。下痢頻併。噤氣。亦或咳嗽。遍身煩熱。石山診之。脈皆細弱而

數曰此腸胃下久而虛也。醫用寒涼愈助降下之令。病何由安。經曰下者舉之。虛者補之。其治此病之法歟。遂以參朮爲君。苓芍爲臣。陳皮甘草升麻爲佐使。研末。每服二錢。清米飲調下。日二次。或三次。遂安。

疝

一人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疝痛。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滾浪。其痛尤甚。診之脈皆細弦而緩。按之似瀉。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疝有七。皆不宜下。所治多是溫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治之。乃用小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復作。比前加甚。脈之輕則弦大。重則散瀉。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曰食鷄蛋二枚而已。曰得之矣。令以指探吐。出令盡。痛解矣。

一兒六歲。陰囊脹大如蓋。莖皮光腫如泡。一醫爲之滲溼行氣。不效。汪診視。脈皆濡緩。曰脈緩無力者。氣虛也。經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

焉。氣虛不足。無能運化而使之出矣。宜升陽補氣可也。遂以補中益氣湯。去當歸柴胡。加茯苓牛膝。二貼囊皺腫消。三貼全愈。

震按。此二條乃憑脈斷病之正法。前案以弦濇斷爲瘀血。後案以濡緩斷爲氣虛。應手取效。皆得力於指下也。前案變溫散爲寒下。後案去歸柴加苓膝。是其學問高處。但前案三日復作。而歸咎於雞蛋二枚。恐未確也。其痛解之功。又在吐法耳。

氣衝

蕭師訓。年踰五十。形肥色紫。氣從臍下逆冲而上。唾臥不安。飲食少。精神倦。汪診之。脈皆浮濡而緩。曰。氣虛也。問曰。丹溪云。氣從臍下起者。陰火也。何謂氣虛。汪曰。難執定論。丹溪又云。肥人氣虛。脈緩亦氣虛。今據形與脈。當作氣虛論治。遂以參芪爲君。白朮白芍爲臣。歸身熟地爲佐。黃柏甘陳爲使。煎服十餘貼。稍安。彼以胸膈不利。陳皮加作七分。氣冲上。仍守前方。月餘而愈。

震按、此條仍合丹溪二說同用之。非專主氣虛也。惟汪公於濡緩脈。多以參芪加麥冬黃柏。不加附子。想係一生得手處。至如陳皮加作七分。氣即冲上。此尤氣虛之顯然者。前方可操券取效也。竊憶生平治氣衝證。用熟地、歸、杞、牛膝、紫石英、胡桃肉、坎氣、青鉛等藥而愈者。不計其數。又有用腎氣丸而愈者。用大補陰丸三才丸而愈者。總不出丹溪之訓。惟一陸姓書生。形瘦飲食如常。別無他病。而氣自臍下上衝。始僅抵胸。後漸至喉。又漸達巔頂。又漸從腦後由督脈及夾脊兩傍而下。又漸至、

血證

一人形實而黑。病欬。痰少聲嘶。間或咯血。診之右脈大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比右略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脾肺腎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烈。熱則傷肺。加之勞倦傷脾。脾爲肺之母。病而子失其所養。女色傷腎。腎爲肺之子。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矣。法當從清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地當歸身各八分。黃芩知母陳皮神麴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月餘而安。

一人形瘦而蒼，年逾二十，忽病咳嗽咯血，兼吐黑痰，醫用參朮之劑，病愈甚。汪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獨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檗知母白朮陳皮麥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脈稍平，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人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山梔，以助其脾。六味地黃丸加黃檗以滋其腎。半年而愈。

震按：四物加知礪合兩尺之洪滑，白朮麥冬合寸關之浮軟，妙極。至於前用參朮而病甚，後以尺脈稍平，仍加人參，苟非石山之高明，豈敢復蹈前轍。其收功於枳朮丸，加人參山梔及地黃丸加黃檗，尤見工巧。

一人年五十，形色蒼白，性急，語不合，則叫號氣噦嘔吐，一日左乳下，忽一點痛，後有過勞惱怒，腹中覺有穢氣沖上，卽嗽極吐，亦或乾咳無痰，甚則嘔血，時發時瘳，或以瘳治，或從痰治，或從氣治，皆不效。汪診之，脈皆浮細，略弦而駛，曰：此土虛木旺也。性急多怒，肝火時動，故左乳下痛者，肝氣鬱也。穢

氣冲者。肝火凌脾而逆上也。嘔血者。肝被火擾不能藏其血也。咳嗽者。金失所養。又受火尅而然也。嘔吐者。脾虛不能運化。食鬱爲痰也。寒熱者。水火交戰也。茲宜泄肝木之實。補脾土之虛。清肺金之燥。庶幾可安。以青皮山梔各七分。白芍黃芪麥冬各一錢。歸身阿膠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白朮一錢五分。人參三錢。煎服月餘。諸證悉平。

村莊一婦。年五十餘。久嗽咯膿血。日輕夜重。汪診之。脈皆細濡而滑。曰。此肺痿也。平日所服人參清肺飲。知母茯苓湯等劑。皆犯人參半夏。一助肺中伏火。一燥肺之津液。故病益加。乃以天麥門冬阿膠貝母爲君。知母生地紫苑山梔爲臣。桑白皮馬兜鈴爲佐。款冬花歸身甜葶藶桔梗甘草爲使。五劑而安。

震按。石山治血證。多用參朮。而此條及下條前半段治法如出兩人。可見其原非執守一法。但下條用滋陰涼藥。竟得脈緩不數。殆有天幸焉。近來此種病極多。此種藥效者殊少。